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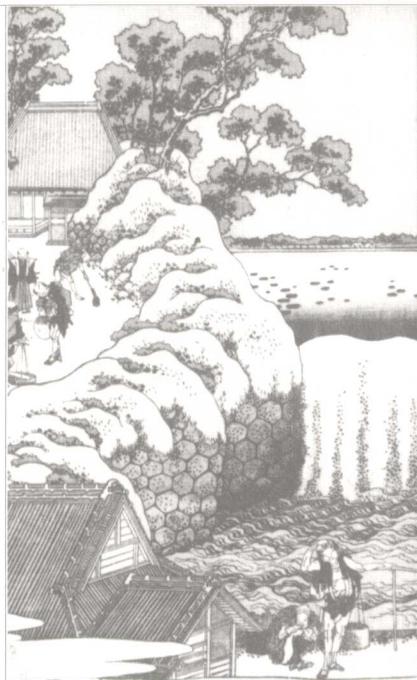
日本史

(第二版)

〔美〕康拉德·托特曼○著

王毅○译

李庆○校



日本史

(第二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本史:第2版/(美)托特曼(Totman, C.)著;王毅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Japan
ISBN 978 - 7 - 208 - 08242 - 7

I. 日... II. ①托... ②王... III. 日本—历史 IV. K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1295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罗俊华
封面装帧 陈 楠

日 本 史

(第二版)

[美]康拉德·托特曼 著

王 毅 译

李 庆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44.25 插页 4 字数 808,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242 - 7/K · 1507

定价 58.00 元

中译本序言

李 庆

这是美国康拉德·托特曼(Conrad Totman)所著《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的中文译本。

《日本史》原来是美国“布莱克韦尔世界史”(*The Blackwell History of the World*)丛书中的一种,是美国的学者写给美国读者看的。

全书共分为三编二十章,先是介绍了日本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状况,然后按时代顺序,介绍了从远古的渔猎采集时代开始,直到20世纪末的历史发展轨迹,分别从环境变化、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行政制度、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论说,还包括各个时期的地图、统计图表、参考文献目录等资料。目的是供美国大学生和一般民众了解日本历史的概况。

编者认为,这部丛书,提供了“一种全球视野”——“一种关注各个地区的交互作用、各个地区共同经历过或先后经历的一些巨大转变的全球视野”(原书R. I. 穆尔《丛书编辑前言》,XV页,以下所列,都是原书的页数,也是本书的边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日本史》,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正走出历史的低谷,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然要走向世界。

要走向世界,首先不能闭关自守。必须开放自我,把自己展现给世界。自三十年前我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至今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虽不能说已经非常足够,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

然而,单单展现自己是不够的。要走向世界,还必须认识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不断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交往沟通,进而融入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之中。

这种认识和交往沟通,应该是在多层面上,反复互动的。既包括我们从正面去努力审视其他国家的现状,把握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还要求我们从侧面去了解不同国家之间,比如,美国、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他们各自是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分析他们互相间的看法和我

们有什么不同。通过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分析比较,才能更准确地认识现实,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思我们自己,更好地开放交流,才能应付自如地自立于世。

这部《日本史》就为我们了解日本的历史,为我们认识美国学者如何看待日本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具体而言,有如下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

1. 提供了一个新的史学视角——环境史学的视角。正如作者的《前言》中所说:

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人类对生物系统的开发程度看来正使整个地球生物群系陷入危机之中。地球现在已是60亿以上人口的家园,然而,这个小小星球目前的生物产出并不能宽裕地维持人类现在这种方式的需要,更不必提人类还在期待的更为奢侈的方式。

……以至于我们今天对未来的想象已不再是千年甚至是百年的单位,而只是以数十年为单位了。我们生态状况的这种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对生活的展望,迫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记录重新审视。

这就是从环境的视角来进行审视。作者从环境的角度,对整个日本历史进行了描绘。之所以要选择日本这个国家,是由于作者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至少在近代以前,比较完整地保存着自身独有的自然和人文系统,具有相对的典型性。他指出:

从一种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历史是格外令人感兴趣的。由于有很丰富的记录,它的材料很容易获取;由于它的海洋边缘是如此清晰,所以也容易界定。因此,它就是人类在一个界定的生物群系中的狩猎采集者,发展到农业社会,然后发展到我们自己这种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很好例证。(1页)

在我国史学研究中,有社会学角度(如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著作,有文化人类学角度的史学理论,也还有其他角度的,如心理史学等的理论,好像还没有这样专门从环境角度构建的史学理论体系,至少还没有哪本专门的“中国历史”是专门从这样的角度来写的。环境史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史学研究视角而言,对于我们有参考价值。

当然,作者所说的“环境史学”究竟包括什么具体的内涵,能否真正成为一种完整的史学体系,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还有待于学术和实践的检验。然而,不论怎么说,作者毕竟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从这样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写出了这部著作,作为一种近年国际上史学研究的学术动态,国内学界应当适当关注吧。

2. 提供了不少我国学界尚不太了解的史料。

有的学者曾感慨,我国对日本的研究,不如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对此,我不完全赞成,因为我觉得,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但在日本历史的研究领域,尤其日本学者对本国史料的收罗整理,确实有其长处,则无需否认。

如在社会经济方面,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编撰的《日本统计年报》,是此书中图表的数据来源,这是一本双语的年度编纂资料;由日本统计协会编撰出版的《日

本统计年报》提供了许多近代日本社会经济的统计数据。

在语言文化方面,佐藤八重子的《日本书面语言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中山茂《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伦敦:凯根·保罗国际出版公司,1991),小熊英二的《“日本”自我形象的系谱》(由戴维·阿斯库译为英文)(墨尔本:超越太平洋出版社,2002);

在女性史方面,脇田晴子等人编辑的《性别与日本历史》(大阪:大阪大学出版社,1999),等等,都有不乏参考的价值。

此外,本书中列举的近年西方出版的研究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不少著作,如:托马斯·布伦曼·黑尔(Thomas Blenman Hare)的《世阿弥的风格:世阿弥元清的能剧》(*Zeami style, The Noh Plays of Zeami Motokiyo*, Stanford: SUP, 1986),彼得·杜斯(Peter Duus)、拉曼·梅耶斯(Ramon H. Myers)和马克·帕蒂(Mark R. Peattie)编辑的《日本在中国的非正式帝国:1895—1937》(*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PUP, 1989),特萨·铃木-莫里斯(Tessa Morris-Suzuki)的《日本的技术转变:从17世纪到20世纪》(*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CUP, 1994),等等,或许也都是国内学界,尚未十分了解的。

这些资料,反映了近年西方世界对日本研究的一个侧面,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研究日本历史和社会文化,打开了日本文献资料以外的另一扇窗口;可以供我们探讨西方国家观察研究日本的视角时作参考。

3. 作者对于日本一些学者的思维模式和史学方法论的批判,对我们也很有借鉴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作者对于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东方-西方”对立二元区分思维模式进行了反复的批判。指出:

无论这种公式的使用者是赞美“西方人”的辉煌成就,还是谴责可怜的人们不自量力地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这个理解模式都很容易导致一个人把自己的分析放在一个简化的二元框架中,一方面是“西方”,另一方面是其他文化——甚至是一种对抗的种族文化。(2页)

它们把问题简化为一些二元对立的范畴,主要就是“东方与西方”这样的概念。(411页)

作者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当局的镇压使得“左翼”沉寂下去,社会评论就几乎完全建立在“东方/西方”这样的种族—文化二元对立观念之上。在这样的模式中,把西方代表进步,东方代表落后,由此展开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和研究。因而得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作者指出:

这是一种歪曲了重心的思路,会带来极度的简单化,会遮蔽所描述的那

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东西。(2页)
对此进行了相当的批判。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也曾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而在近年的我国思想文化界,乃至一般的社会意识中,把东方和西方简单地二元化的思潮或者说思维模式,仍然有相当的市场。本书的作者从他所处的立场出发,对这种思维模式批判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至少,这些批判,对于我们审视观察世界的视角和反思自身的思考模式,无疑有参考意义。

在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烽火以后,当今的日本转换成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又经历了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泡沫经济的破裂和恢复,在21世纪的初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此书的作者指出:

就日本的世界位置而言,无论是使用老的东西方二元对立观念来谈论,还是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的社会主义与反动的资本主义势力对抗的表述,争论都集中于日本是应该成为美国政策中的合作者,还是这种政策的反对者,抑或是在冷战中保持中立。(461页)

这里的问题,提得很尖锐。确实,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当今日本社会的面前,值得日本民族,整个东亚各国人民,甚至整个世界人民进一步去思考:

这部著作的翻译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介绍外国历史出版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些年出版社竞相以“经济考核”作为指标的潮流中,勇于做这样的文化引进和积累工作,是要有点超越性眼光和献身精神的。对于这些在干涸的文化土地上默默耕作的朋友,我谨表示由衷的敬意。

出版社的编辑考虑到日本历史文化的一些专门用语,由日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成汉语时会出现的困难,提出希望我能够加以协助校核。这对我来说,是给予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全书的英语汉译工作,主要都是王毅博士负责的。因为我的英语水平,连基本的A、B、C都还没有很好掌握,要校核全部译文,远非我力所能及。我所做的工作,是把其中根据日文发音翻译成罗马字母的人名、地名、专用名词等,再恢复翻译成汉字。并根据日本历史的实际情况,对一些日常用语的翻译,还有一些专门术语的意义提出个人的意见,供王毅博士参考。

或许因为我是这部译稿的第一个读者,出版社的朋友希望我能写一点“体会”,供后来的读者们参考,于是就陆续地写下了这些文字,权作引玉之砖。

如有不妥之处,尚祈读者们在读了全书后,予以批评。

献给非凡的村庄首领池上陈平，以及他的儿子池
上大象——一位记者、围棋棋手和植物爱好者

修订版前言

当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邀请我对本书进行修订时，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但没有意识到这个任务在程序上会有多么困难。我之所以抓住这个机会，有四个原因。首先，学术界近来提出本书中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而修订就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这样做。第二，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包括为数不少的一些图表，可以让一些对本书中某些地区更感兴趣的读者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第三，近年来一些全球性的发展，导致我想修订和扩展本书的“结束语”。最后，第一版对本书写作所依据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表达谢意，而是借助一个极为出色、极有帮助的参考书目《日本历史与文化》——这里要说明它由道尔和乔治编撰，它列出了1995年之前发表的材料。这次修订版，在“注”和“补充阅读”中提供了更多的近年来的材料，尤其是参考书目中补充的新近学术成果，对本书读者会大有帮助。

本书作者于康涅狄格州诺思福德

2004年2月

前　　言

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列岛有着相当长的人类居住史。如同任何社会、社群或个人的历史一样,这也是一部独特的历史。然而,它与其他地方的人类历史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最基本的就是与自然环境的改变着的关系,以及自身社会中一些必然性的深远变化。这个前言想把日本放在较为广阔的生态背景中来谈论。

作为生物的进化,我们人类——智人——踩踏地球上植被的时间并不太长,或许也就是一、二十万年,这要依人们对所发现化石的解说而定。这段时间的绝大部分,是我们的祖先在“旧世界”的生物系统中创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得以生存并一代代繁衍,持续着自己这个种类。人类缓慢地、多半是漂泊不定地蔓延开,一代接一代,一千年接一千年,穿过了非洲、欧亚大陆,最终到达了南北美洲和南太平洋岛屿。只是在最近这一万年中,我们人类才出现了快速的人口增长,在最近的 200—300 年间,尤其是最近的 50 年中,人类的数量才有了指数增长的爆炸(参看下面的图 0.2)。

人类在数万年中的逐渐蔓延,反映着人类在适应各种生态环境上的成功。当然,如同所有的生物一样,人类也对自己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大约在三、四万年之前,人类的近亲——通常所称的“尼安德特人”——引人注意的灭绝,我们人类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的还有一万两千年前大型四足哺乳动物——比如巨型树懒、毛象和麋鹿——的普遍毁灭。人类除了在这些事情中所起作用之外,还导致了这一时期生态系统中更为广阔的一些变化,因为那些大型食草动物的毁灭反过来又影响了食肉动物、较小的食草动物、植物、昆虫和其他生物的数量。这些效应是否起到了某种使生物系统的多样性得以贫乏或丰富的作用,以目前的时间长度我们还无法判断。然而,普遍而言,占人类历史绝大部分岁月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只造成了局部和临时的生物破坏,剔除的只是其他物种中那些较弱的成员,从根本上还是保持了生物系统的完整,使得它能够维持人类的生存。

到了一万年前或者更晚近,人类开始发展我们或可称为的“人类中心生物群

落”，他们显然开始用实质性的、持续的方式来破坏地球生物系统了，这主要就是减少生物的多样性。通过农业、果园和家畜养殖方面的技术，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一些植物和动物来与自己合作，实现双方的优势，扩展双方的繁荣，越来越广阔地在地球表面取代了其他的物种。清理土地辟作农田、人工放牧、对森林和海洋中生物进行“经营”，一旦发明了这些做法后，陆地和海洋中其他生物能够生存的地方就越来越小了。这些掠取来的地方，又被用来维持更大数量的人类、驯化植物和动物，以及那些“寄生”生物——人类蔑视地称之为有害生物、杂草、害虫、病菌等，它们在人类变更后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存身之地。人类及其合作者的这种共同努力，其结果就是导致生物系统逐渐枯竭，只有若干被选出来的物种传播开来，清除着其他物种，使得地球生物群系原本的多样性缩减，结果导致地球生物群落区应对化学、气候和其他形式变化的能力下降。

尽管有着这种长期的对生物系统的削弱，但一万年农业史的绝大部分时候，地球上的产出还是能够维持绝大多数大陆上的人类中心生物群落，即使气候的反常、疾病的出现和地区性的弊端与冲突也导致了小范围内的崩溃与人类痛苦。不过，到了晚近——大约是从 17 或 18 世纪开始，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从根本上讲，世界各地人口的增长，对那些可以获取的资源提出了空前严峻的需求，迫使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在资源开采上强化原有的方式、发明新的方式，以维持自己的生存。

为了应对资源不足的问题，一些自觉意识不同、效力不同、持久性不同的解决方案被提了出来。我们最为了解的有意识的解决方法有三：(1)较为强大的人类群落对那些弱小群落的取代或吞并，原用来维持那些被征服群落的土地和资源被它们占为己用；(2)在那些已被利用的区域，发明更加强有力的方法来开发其生物产出能力；(3)发展各种技术来开发过去年代的生物资源——尤其是矿物燃料。我们知道这三种方式分别就是征服或帝国主义、强化农业和工业化。

第四种方式不那么直接解决人类对生物系统的极度要求，而是要减少这种要求，这通过减少人类的数量，或者是与人类合作的那些生物的数量，或者是两者都减少，以及减少人均需要来做到。这种方式带来了许多计划中或意料外的措施，比如用机器来代替畜力，用素食来取代肉乳动物，通过捕杀和毒杀来减少寄生虫，等等；还有饥馑、战争、疾病、营养不良、大屠杀、有意识的生育限制、用选择性的或普遍性的经济紧缩来减少人均需要，还有就是降低科技浪费。

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人类对生物系统的开发程度看来正使整个地球生物群系陷入危机之中。地球现在已是 60 亿以上人口的家园，然而，这个小小星球目前的生物产出并不能宽裕地维持人类现在这种方式的需要，更不必提人类还在期待的更为奢侈的方式。人类榨取着几个地球的出产：一个是现在的生物圈，一个是过去几十年和几百年前地球——它用森林、肥沃土壤和

现存的人类物质财富体现着,还有一个就是远古千万年的地球——它体现为矿物燃料和各种矿藏。所有这些地球的产出,如今正在以难以计算的快速被消耗。

人类中心生物群落随意扩张开发建立起来的那些区域,以及人类对陆地和海洋其他区域正在进行之中的伤害,破坏着陆地和海洋区域的生物出产,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摧毁着物种与生物群落,超过了过去的 65 年,甚至是过去的 250 年,以至于数百万年。的确,我们工业社会物理和化学的使用过程,对所有形式的生命的生活环境和生殖健康都形成了威胁,以至于我们今天对未来的想象已不再是以千年或者百年为单位,而是以数十年为单位了。我们生态状况的这种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对生活的展望,迫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记录重新审视。正是这样的考虑,使得我撰写了这本书。

致 谢

从开始到结束,本书的形成得益于数十位学者的著述,他们数以百计的专著和论文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见解。本书的尾注和建议的补充阅读材料,只能做到向一部分较早的论著表示谢意,但许多著者会在本书内容中辨识出自己的贡献。

我感谢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匿名审稿人所做的有益指正和建议,而书中存在的错误是我自己的责任。我也感谢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编辑,他们在审读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是那样专心致志、乐于助人。我尤其感谢克劳迪娅·菲比·沃伦给他们妈妈以时间来照料本书初版和这次修订版的印刷制作。我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让我利用它丰富的藏书,我特别感谢海迪欧·凯尼库,他一直担任东亚部主任,刚刚退休,他在参考书目上给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还有耶鲁大学的教务长助理查尔斯·朗,使我的提前退休顺利实现,有时间来完成本书。我还要再一次地感谢米契库,写作本书这些年的阅读、思考、撰写和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她忍受了我的乖张和偏执。

下列作者和出版商慷慨地允许本书使用其享有版权的材料:

地图 4 由美国地理学会允许使用;

地图 6 取自康拉德·托特曼所著《绿色群岛:工业化之前日本的森林》,1989 年版权属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本书使用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许可;

图 0.2 取自库林·麦克伊夫迪和理查德·琼斯的《世界人口史地图集》,1978 年版权属企鹅公司;

图 1.1 取自高子义田的《日本地质学大纲》(第三版),1976 年版权属川崎,本书使用得到了“日本地质调查”的慷慨允许;

图 2.1 取自 D. 登诺恩、M. 古德逊、G. 麦克库马克和 T. 莫里斯-苏扎克编辑的《多元文化日本:从旧石器时代到后现代》,1996 年版权属剑桥大学出版社;

图 2.2、2.3、2.4、2.5、2.6 和 3.1 取自今村计尔的《史前日本:对海岛东亚的新视野》,1996 年版权属 UHP 出版社;

图 3.2 取自理查德·帕尔逊的《古代日本》平装本版,本书使用得到了华盛

顿国家艺术博物馆和亚瑟·M. 赛克勒画廊的慷慨允许；

图 3.3 取自艾克斯、迈尔文和高安东的《史前日本》，1982 年版权属学术出版有限公司，本书使用得到了 C. 迈尔文·艾克斯的慷慨允许；

图 4.2 取自理查德·波曼的《古代日本》，图案为松元秀次绘制，本书使用得到了奈良县橿原考古学会的慷慨允许；

图 4.3 取自琼·R. 皮古特的《日本王权的出现》，1997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它原来发表于香取 T. 和保角 K. 撰的《奈良的大佛》(1981)，草思社有限公司，本书使用得到了草思社有限公司的慷慨允许；

图 5.1 取自约翰·W. 赫尔的《作为历史背景的京都》，它收在约翰·W. 赫尔和杰弗里·P. 马斯编辑的《中世日本：制度史论文集》，本书使用得到了出版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允许（它原来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4 年版权属约翰·W. 赫尔和杰弗里·P. 马斯；

图 6.1 取自《宇治的凤凰堂与复制的对称》，作者为杨蘿莞，收入《艺术公报》77-4(1995 年 12 月)，本书使用得到了杨蘿莞的慷慨允许；

图 6.2 取自布拉德利·史密斯的《日本艺术史》，1964 年版权属双日出版社有限公司，“源氏物语绘卷”，照片号 15221.00，本书使用得到了德川黎明会和德川艺术博物馆的慷慨允许；

图 6.3、7.1 和 12.1 取自布拉德利·史密斯的《日本艺术史》，1964 年版权属双日出版社有限公司；

图 7.2 取自玛丽·伊丽莎白·帕里的《京都内战文化》，1994 年版权属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本书使用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慷慨允许；

图 8.1 取自治守的《日本园林范例》，1962 年版权属东京芝田出版公司，本书使用得到了芝田书店的慷慨允许；

图 8.2 取自约翰·赫尔和竹石登代的《室町时代的日本》，1977 年版权属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本书使用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许可；

图 9.1 取自布拉德利·史密斯的《日本艺术史》，1964 年版权属双日出版社有限公司，本书使用得到了高台寺的慷慨允许；

图 10.1 取自莫顿·S. 希穆雷兹的《日本的城堡》，1974 年版权属查尔斯·E. 塔特尔公司，本书使用得到了莫顿·S. 希穆雷兹的慷慨允许；

图 11.1 取自詹姆斯·W. 怀特的《一揆：现代日本早期的社会冲突与政治抗议》，1995 年版权，本书使用得到了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允许；

图 13.1、18.2、18.6、19.2、21.1 和表 19.1 及 21.1 取自 1950、1975、1996、1998 和 2003 年的《日本统计年报》，版权属日本统计年报；

图 14.1 取自莎伦·L. 西弗尔斯的《盐中之花：现代日本女权意识的开始》，1983 年版权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本书使用得到了每日新闻社的慷慨允许；

图 15.1 取自威廉·W. 洛克伍德的《日本的经济发展》，1954 年版权及 1982 年版权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本书使用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允许；

图 16.1 得到了威廉·约翰斯顿所著《现代瘟疫：日本肺结核病史》的出版者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的许可，1995 年版权属哈佛学院 1995 年院长及同事；

图 16.2 取自井上真理子的《镝木清方的〈朝凉〉：女学生形象的浮现》，MN51/4(1996 年冬季号)，本书使用得到了弥生艺术博物馆的慷慨允许；

图 17.1 取自威廉·克莱格的《日本的衰落》，1967 年版权属刻度盘出版社；

图 18.1 取自蒂尔纳·诺格伦的《生育控制之前的堕胎：战后日本人口繁殖的政治学》，2001 年版权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图 18.3 取自安德鲁·戈登的《富足的工资：战后日本的劳力与管理》，1998 年版权属哈佛大学出版社；

图 18.4 取自安德鲁·戈登的《战后日本史》，1993 年版权属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本书使用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许可；

图 19.1 依据矢野恒太纪念会编辑的《1994—1995 日本调查图表集》，1994 年版权属国势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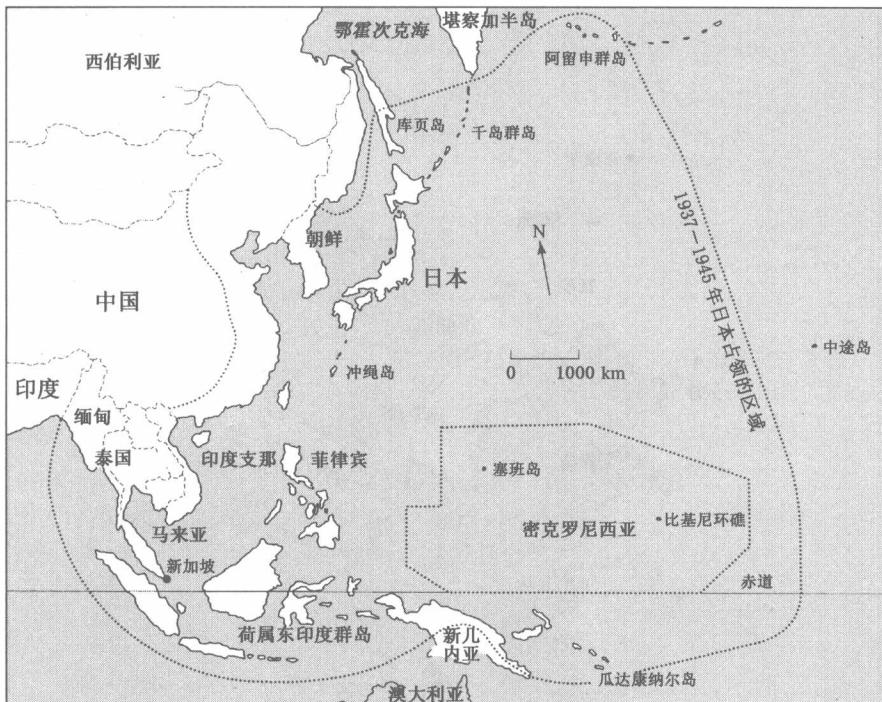
图 19.3 取自迈克·道格拉斯和格伦达·S. 罗伯特斯编辑的《日本与全球移民：外国工人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出现》，2000 年版权属劳特利奇出版公司；

图 19.4 取自吉屋岩家的《日本的森林与森林产业》，2002 年版权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图 21.1 取自“日本地质调查”，数据 D-3, 1998. 2, 本书使用得到了“日本地质调查”的慷慨允许。

本书出版商尽一切努力来寻找相关资料的版权持有者，以获得使用这些资料的许可。如果上面所列名单有任何错误或遗漏，出版商表示道歉；对任何纠正都深表感谢，并将在本书今后的重印或再版中吸纳。

概图



概图 1 东亚与太平洋



概图 2 东北亚